王禮考

山陵 葬礼 上陵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太昊葬宛丘 在陳州

女媧葬趙城縣東南 在晉州

炎帝葬長沙 在潭州

黃帝葬橋山 地理志橋山在上郡同陽縣山有黃帝冢按地志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隋改爲羅川 宋

顓頊葬臨河縣 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曰顓頊葬鯈魚山之陽丸嬪葬其陰也 宋

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 皇覽曰高辛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宋

唐堯葬城陽穀林 皇覽曰堯冢在濟陽城劉向曰堯葬濟陰乾山 宋

坊州

澶州

虞爵葬九疑山皇覽曰九疑縣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或曰二妃葬衡山

宋永州

夏禹葬會稽史記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皇覽曰在山陰縣會稽山上虞縣七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會計爵德封功因更名苗山曰會稽蓋國病死葬葦棺穿壙深七尺上無漏泄下無邪水壇高三尺上階三等周方一畝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徙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地里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葦爲棺謂簾蒙而斂非也以其藁苞乎墨子言桐棺三寸差近人情括地志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廟在縣東十一里○

殷湯葬汾陰皇覽曰湯冢在方陰亳縣北東郭吉州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迹平地宋河中府自少昊至殷湯十冢宋太祖乾德四年詔各給守陵五户灋其它役仍令長吏春秋奉祀

太戊葬大名內黃縣東南

武丁葬陳州西華縣北大戊武丁二墓宋乾德四年詔給陵三户歲一享

周文王葬京兆咸陽縣括地志云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

武王葬京兆咸陽縣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中宋敏德四年二冢給陵户祠祭如太昊

成王葬京兆咸陽縣

康王葬京兆咸陽縣成王康王二冢宋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三十歲一享

桓王葬河南澗池縣東北以上四墓宋乾德四年詔州縣常禁樵採

靈王葬河南城西南桓亭西

景王葬河南洛陽縣太倉中

威烈王葬河南洛陽城中西北隅

周官小宗伯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甕亦如之甕昌鎗反李依杜昌銳反鄭音穿○兆墓塋葬穿壙也○疏曰亦如上獻域甫始也鄭讀甕爲穿杜讀甕爲甕謂葬地在壙洏則哭亦與在殯明器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春官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預圖其丘壟之處後須葬者依圖置之造塋者如文王都豐而葬於畢即是造塋也文王當居中武王以次居昭穆之位至平王東迁葬于洛則又以次居昭穆兄死弟及則以爲造塋者葬居其中而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與置廟同也凡諸侯居左右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凡死

於兵者不入兆戰敗無勇投壁外以罰之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別作墳高四丈闊內依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曰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自然高者聚土曰封是人力爲之故以分尊卑引漢律以況周制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之尸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地爲之尸者成葬爲祭墓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有葬日也始竁時大喪謂王喪謂甫竁者謂冢人掌以告王冢人爲之尸○疏曰及竁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及竁者此更本初欲竁之時先量度作丘重耳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通隧道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與母見也羨道無負上鄭舉羨道廣袤所至定器下棺豐碑之爲此首者鬼神尚幽闇徙詐此則國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及竁與羨道廣袤所至定器下棺豐碑之爲仍南首者孝子若猶其生下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疏曰上經已甫竁此經復之乃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云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與母見也羨道無負上鄭舉羨道廣袤所至定器下棺豐碑之爲此首者鬼神尚幽闇徙詐此則國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及竁與羨道廣袤所至定器下棺豐碑之爲仍南首者孝子若猶其生下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疏曰上經已甫竁此經復之乃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云

以徙喪亦如之疏曰喪謂下葬宅及日○大卜凡喪事命龜重喪卜大祭卜葬兆○疏曰天子卜葬日與士同云卜其宅亦卜之與士異孝經皆亦奉龜以徙也○疏曰喪謂下葬宅及日○大卜凡喪事命龜重喪卜大祭卜葬兆○疏曰天子卜葬日與士同云卜其宅亦卜之與士異孝經皆亦奉龜以徙也

諸侯大夫士喪札則筮宅卜日卜其宅兆亦據大夫以上若士則筮宅卜葬日而已

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以昭穆之中央○以爵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刎粉反○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繇畎內百縣之祀也○疏曰謂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徐云粉反○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繇畎內百縣之祀也○疏曰謂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後事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槨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德者幽顯若存則入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柏槨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疏曰柏槨者檀弓

雜木也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柏槨頭也積柏材作槨並葺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槨材每長六尺而方一尺註云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厚於棺一寸按喪大記君大棺一尺則槨之厚也如鄭此言槨材並皆從下疊至上始爲題湊湊犇也言木頭相犇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槨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爲疊槨材從下即題湊槨六尺與槨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一尺皇氏之義非也○

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瓿柷昌六反○間可以藏物因以爲節○疏曰君容柷者柷如漆筩是諸侯棺槨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槨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玄謂柏槨字摩滅之餘葬帝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槨間亦容柷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斗之器大夫所掌無盛酒之器士所用也○

君裹槨虞筐大夫不裹槨士不虞筐裹槨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
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疏曰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云執事眡葬眡謂眡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
葬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將
視之如哭樽獻素獻成亦如之註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是其
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決士喪礼主人親哭以其無官今王
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後陳明器一條並此
條通用
當互考

右獻明器

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溉爲齍盛
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及大遣奠時也○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爲內之踶
內豎爲六宮踶者以其掌內小事○疏曰此謂喪朝廟爲祖奠遣奠
時也皆爲外人踶止行人也鄭知內人從世婦者內人卑不專行事
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溉及爲粢盛也內豎掌內小事以其踶止行
人既是小事故還內使踶也○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
內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半奠條
內有蘧人共薦蘧蓋蘧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諸侯喪齊衰
者奠皆此條所通用此以上兩條祖奠遣奠通用當互考

右陳朝祖奠

喪祝及辟令啓鄭司農云辟爲前塗椁也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
塗屋○疏曰除葴塗棺者天子之殯也葴塗龍輔加斧如椁上畢
殯時以椁前塗其棺及至葬時故命役人開之

右啓

闇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踶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踶止行者廟在中門
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此百根葬皆
曰燎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臘燭矣對人手執者爲手燭也又云廟在中門之外者謂
有委人共薪蒸司爟氏共墳燭庭燎君云地燭云地燭若小宗伯云左宗廟是也○設燎條內
堂上二燭三燌並此條所通用當考○士師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
踶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廟亦在宮中爲踶也○內豎王后之喪遷
于宮中則前踶喪還者將葬七廟則亦使內豎在車前踶止行人也○大司寇
前王大喪亦如之大喪所前或嗣王○疏曰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
是嗣王也言或者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
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爲正也○小司寇掌
嗣奉引
矣○后世子之喪亦如之疏曰謂后世子之喪當朝廟○
喪紀之數聚衆庶喪紀大喪之事○疏曰王家喪紀○大司徒大喪
之時主出入亦爲王而辟也○閭胥凡
聚衆庶以待驅使也

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疏曰王至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之役也若但六鄉七萬五千家人皆致役則此經是也云六遂主六紼者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見義也○小司徒大喪帥六鄉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在棺曰紼

屬六綍及窆陳役屬音燭綍音弗○致役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綍舉棺索也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綍旁之耳匠師帥監之鄉師以下棺之時陳列之也鞏人故知謂陳列之也鞏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綍及窆陳役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啓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綍及窆陳役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啓之時掘上則說載下棺之等皆窆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朝爲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廛車屬六綍則六遂爲終始至壙窆之下棺則鬆使大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爲終始故云即遠爲終始也○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引之遂人主六遂之役也鄭司農云六遂主六紼者但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之役也若但六鄉主六引則此經是也云六遂主六紼者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見義也○

小司徒大喪帥六鄉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引之大喪帥六鄉之役而致之謂王七月而葬大司徒則檢挽柩之事云衆庶所致役也若但六鄉主六引則此經是也云六遂主六紼者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見義也○

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喪役月而葬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天子六紼四碑諸侯四紼二碑皆引而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爲丘陵故云復土也○疏曰言正棺者謂若喪時輴六引之等窆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者司徒雖主大喪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云即遠爲終始也○

小司徒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謂監督其事○疏曰言人用役謂若喪時輴六引之等窆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者司徒雖主大喪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云即遠爲終始也○

等鄉之大夫既主鄉民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監督謂監當督察其事○以上五條柩行通用內遂人小司徒二條并窆通用當互考○喪祝及朝御匶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廟而後行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

也其哀离其室也故至於祖廟而殯於祖周朝而葬故春秋傳曰凡大人將殯于廟遂葬于墓也晉文公卒於曲沃就殯于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疏曰言及朝者及猶至也謂侵夜啓殯昧爽朝廟故云及朝云御柩者發殯宮輴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紼嚮柴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遂葬則是殯與周禮異未通荅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祖廟既夕將葬遷于祖廟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何者既夕記云遷于祖廟不得難經孔子發言凡不殯于廟發凡則是閔異代何者孔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廟正棺于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卿柩者居前導正之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正於兩楹間是也其時柩北首故既夕記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是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号令於衆也匠人主宮室故執羽葆居前導行於道示指揮柩於路爲進

上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注云匠人者周禮匠人此諸侯禮也案周禮註六鄉七六引六遂主六遂綍經云綍則隧與六遂而言黨者此非辨鄉遂之殊正取五百人是一黨之人數耳

喪祝乃奠 玄謂乃奠朝廟奠○疏曰乃奠者案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彼奠乃昨夜夕奠至朝下棺於兩楹之間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

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疏曰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中日晏爲祖奠厥明將去爲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

遂師大喪共蜃車之役 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

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下士柩路皆從遂來○疏曰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又云及葬帥而屬六綍又遂師職亦共丘籠及蜃車之役故知遂人共之也云稍人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蜃車之事也司徒地官卿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也此經舉天子既夕下舉士則其中有諸侯卿大夫之喪柩路皆從遂人來可知○

巾車小喪共匶路 疏曰言大喪據王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喪中可以兼之柩車即蜃車○

祥車曠左 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疏曰葬時蒐車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曲禮○已上四條柩行通用又至壙條陳車遝條喪不以制此條通用當互考○

圉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 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疏曰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纓三就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

廞馬亦如之 廞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疏曰此遣車則天子九乘載所苞遣奠以入壙皆人捧之云亦牽而入陳者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人別捧故上註云行則解脫之是也○柩行通用內廞馬一條陳明器通用○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疏曰言士喪與天子三事同終夜燎一也乘人二也專道行三也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既夕禮云屬引鄭引古者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避人也

右朝祖奠遣車馬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 祖爲行始其序載而後飾○疏曰案既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間郤柩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爲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之其序載而後飾者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於文倒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

右載

縫人掌縫棺飾焉 孝子既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之屬○疏曰幕人共帷幕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是存時居於帷幕而云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今死恐衆惡其親故加文繡即所引喪大記飾棺是也

衣翣柳之材 衣於既反○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疏曰翣即方扇是也柳即帷荒是也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纏之乃後張飾於其上○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

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飾棺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

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用白布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擧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爪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値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緌當作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疏曰此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諸侯柳車邊障以白布爲之王侯皆畫爲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池謂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旛畫旛上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旛動故曰振容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鼈甲黼文之上荒中火又畫爲火二行也火形如半環也黻三列者又畫爲兩巳相背爲三行也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爲屋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即褚是也加僞荒者帷者邊

黼荒具一盖褚覆竟而加帷荒於其外也纁紐六者上盖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爲紐連之旁各三凡用六紐也齊五采者謂鼈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繒衣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翣形似扇以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也凡有六枚二畫爲黼二畫爲黻二畫爲雲氣諸侯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鄭註縫人云漢礼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也皆戴圭者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玉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雉又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戴值也使棺堅值棺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轊角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者纁謂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礼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礼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疏曰古者爲椁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椁之上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礼下篇陳器云云者以上礼一重諸此經葬五重三重之義也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展也方鑿連木爲之盖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茵者藉棺外下焉用淺色緇布爲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爲袋將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縟也而縮二橫

三每爲一重也抗木上讀二也下象地也數耦也下二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也以天三合地二人中央也○

右飾棺

司服大喪共其斂衣服斂陳也斂衣服所藉於槨中○疏曰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自衣服以下並獻明器條

○司常大喪建斂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葬云建之則行斂通用○此謂在廟時陳建之謂以斂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亦如之此謂入壙亦建之云建之則行斂車既解說之者在廟陳時云建葬時亦惟有在道去之使人各執遣車解說之也○疏曰經不云戎路輦輅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車九乘除一乘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下橫三茵既在下下法地也下橫三茵既在下下法地也下二也下象地地數耦也下二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也以天三合地二人中央也○

有虞氏之緩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緩亦旌旗之緩也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殷殺又刻繒爲崇牙以飾其杠崇牙多也湯以武受命旧以牙爲飾周人尚文更以他物釋之引周礼大喪葬御僕持翣者明葬有旌旂亦翣之義

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巾車大喪飾遣車遂斂之行之斂興也謂象木四者則九乘矣

使人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入壙者也言飾者还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麤細爲之耳

註鄭訓斂爲興即言謂陳駕之者解斂爲陳駕也按車僕云大喪駕解斂也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者當在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之明旦大遣奠之後則使以次抗舉人各執其一以如墓也

按冢人云及葬言鴈車故名遣車爲鴈車○司農云遥裘陳裘也言謂斂興偶衣物必沽而小耳○疏曰後鄭謂斂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爲神之弓云竹不成用兎不成咮琴瑟張而不平笙備而不和皆是興也不從先鄭作陳者以檀所作明非陳設之礼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者象似生時而作但象麤惡而小耳○

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疏曰檀弓孔子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謂爲偏者不仁古者以泥塗爲車芻爲人爲神靈至周塗車仍存但刻木爲人馬替古者芻靈謂以芻草爲人爲神靈至周塗車芻靈則是仍用芻靈與檀弓違者鄭但舉古之芻靈今鄭況周○案條內有冢人鴈車象之此條通用當如所引言車多少各依其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箇諸侯亦太牢包七箇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疏曰遣車從葬載牲躰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躰貴賤各有數也一箇爲一具取一牢具之也故云視牢具遣車所用無

○冢人凡喪紀斂馬詳見朝祖葬阻奠窆○遣車視牢具包遣奠牲躰之數

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遺奠一觚之者與奠者疑亂也云○司
天子太牢包九箇以下者以新
兵大喪斂五兵斂興作明器之
胄干笮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
五者俱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
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
禮下篇曰用器弓矢○司干大喪斂舞器及葬奉而藏之疏曰此官及
羽籥及其所斂廞干盾而○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帥樂
已共羽籥籥師斂之○疏
曰樂師謂笙師鎛師之屬斂
謂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
斂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疏曰此官所斂作之也○疏曰鄭知臨笙師鎛師者按
笙鎛師皆云喪斂其樂器奉
之即鬲中兼之也此臨藏樂器
之○眡瞭大喪斂樂器疏曰大喪斂樂器謂明器故擅弓云木不成
同○眡瞭大喪斂樂器疏曰
斷瓦不成味竹不成用琴瑟張而不平笙
備而不和是沽而小○笙師大喪斂樂器及葬奉而藏之斂興也興
耳是臨時乃造之○笙師大喪斂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曰此官所斂作之
猶送○鎛師大喪斂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曰此所斂作罷
鍾磬而無簨虡鄭註云不縣以
簨而無簨虡鄭註云不縣以
作餘器○典庸器大喪簨虡疏曰按
此文有簨虡明有而不縣以
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遺奠一觚之者與奠者疑亂也云○司
天子太牢包九箇以下者以新
兵大喪斂五兵斂興作明器之胄干笮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者俱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司干大喪斂舞器及葬奉而藏之疏曰此官及羽籥及其所斂廞干盾而○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已共羽籥籥師斂之○疏曰樂師謂笙師鎛師之屬斂謂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擴道東者也○大司樂大喪涖之疏曰此官所斂作之也○疏曰鄭知臨笙師鎛師者按笙鎛師皆云喪斂其樂器奉之即鬲中兼之也此臨藏樂器還臨笙師鎛師等故彼皆云奉而藏之同○眡瞭大喪斂樂器疏曰大喪斂樂器謂明器故擅弓云木不成備而不和是沽而小○笙師大喪斂樂器及葬奉而藏之疏曰此官所斂作之謂作晉鼓鼗鼓○鎛師大喪斂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曰此所斂作鍾磬而無簨虡鄭註云不縣以簨而不縣以作餘器○典庸器大喪簨虡疏曰按

右陳明器

喪祝及祖飾棺遂御鄭司農云祖謂祖為行始飾棺設柳池紼之
者執紼居前鄭行為節度○疏
祝次朝始祖后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按既夕
是至祖廟之中而行祖祖始也
去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云
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小斂
設奠席朝夕奠脩加有司服共
薦遷奠籩簋外饗實鼎俎天子爨
有出婦灌爨為盥盛內竪為內
人蹕皆祖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祖奠

大師大喪帥瞽而斂作匶謚斂興也言王之行謂誦其治功之詩
時行迹為作謚○疏曰帥瞽瞽
故書斂為潘鄭司農云潘陳也陳其生
也古字通用以其與前王治功之詩為柩作謚是以瞽瞽眡即柩
詩謂作○瞽矇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玄謂諷誦詩主謂斂作柩謚
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
○疏曰諷誦詩謂於主斂將葬
觀其行以作謚葬後當呼之云世
之序而定其繫繫即帝繫世本是也
鼓琴瑟者詩與世本二者雖不

歌詠德啟琴瑟 ○小師大祭與歛作鷹諡故小師從之也 ○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誄之此皆有文飾辭令難為者也故大祝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大史大喪遣之日讀誄遣謂祖廟之庭大薦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矇之而作諡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諡成於天道 ○疏曰人之道終於此而往迎魂而反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諡故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云大師又帥瞽矇之而作諡者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諸侯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則稱諡 ○凡喪事攷焉為有得失 ○小史大喪佐大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 ○疏曰云事相成者諡法依誄為之故也 ○惟周公旦大公望相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諡法逐叙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是諡號壹民無為曰神以至無為神道設教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曲靖民則法曰皇靖定平易不訾曰簡無用侮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尊賢貴義曰恭尊貴賢人貴義士仁義歸往曰王民往之歸敬事奉法曰恭供奉也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敵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方應之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也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也執事堅固曰恭不守正平正不阿曰君民從之愛民惠長曰恭順長接下揚善賦簡曰聖得人實所敷得簡脩德以既敬於祀能通神道莅祀曰恭臨之尊賢讓善聖既敬於祀能通神道莅祀曰恭臨之尊賢讓善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尊賢讓善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威儀慈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大慮慈民曰定思慮安民以慮安民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文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慈惠禮曰文惠而有禮闢土有德曰襄取之義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甲胄有勞曰襄戡伐往經土柔民曰德安民以居安土小心畏忌曰僖知難而退諫慮不威曰德不以威距諫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剛強直理曰武剛無欲強無撓忠怒質淵受諫曰僖深故能受威強直德曰武以兵往故能定溫柔賢善曰懿性能純善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往故能定心能制義曰度

制事刑民克服曰成法以正義得宜刑民克服曰成能使服也聰明叡哲曰叡有過知之聰非修道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五宗安之武大志兵行多所窮極智質有聖曰叡有所通孝五世之宗淵源流通曰康無忌性無忌慈惠愛親曰孝周愛親族溫年好樂曰勤好豐年勤民事協時肇享曰孝協和肇始如初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令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執心克壯曰齊能嚴有穆舜典四輕幭穆穆輕幭供就曰齊中情見貌曰穆性心露也甄心動懼曰頊甄情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於行供可美敏以敬慎曰頊疾於所敬昭德有勞曰昭能勞柔德安衆曰靜成衆使安聖善周聞曰宣通於善道聲教宣聞恭已解言曰謙恭己正平靖言而中治而無眚曰平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執事有制曰平不在意威德剛武曰圉禦亂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彌年壽考曰胡久其年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保民耆艾曰胡六十耆七十艾耆意大慮曰景旨也彊毅果敢曰剛強於義而致志固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追補前過曰剛勸善以補過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小寬果敢行大慮克就曰貞幹事

能成不隱無屏曰貞彊毅執正曰威闢土服遠曰桓以武力征四夷治典不殺曰祁秉常不衰克敬勤民曰桓敬以使之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兼人故治民克盡曰使克盡恩惠坐在必斷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道德純一曰元道德一而始見國都曰元非善言求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征爲嚴行見中外曰慤表裏如一共園克服曰壯勝敵故能克敵克亂曰壯勝敵故能克亂昭功寧民曰商商度事宜所以安民何以死難克教秉正曰夷秉政不任賢屢征殺伐曰壯以嚴整之安民好靜曰夷武而不逐曰壯武功不成執義揚善曰懷稱人之善柔質慈民曰惠順眾加施惠慈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愛民好與曰惠與施謂述義不克曰丁欲立志義而弗能成夙夜敬戒曰敬敬身戒述事不弟曰丁不孫弟夙興恭事曰敬敬益事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衆方益平曰敬法常而知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通德爲而能尊令善

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剛克爲伐（曰翼伐功也）剛德克就（曰肅成其果）思慮深遠曰翼（好遠思不任亂）執心決斷曰肅（言嚴使爲終）外内貞復曰白（正而約始一不變）主其國曰聲（生於外家）不勤成名曰靈（性不見思賢齊）未家短折曰傷（未家未娶）而志成曰靈（士志不懈命）愛民好治曰戴（愛養其民天下戴仰）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爲）屬典禮不倦曰戴（倦過亂治不損）不成曰隱（不能以短折不成曰傷幼稚而）好祭鬼交曰靈（請鬼神遠不致）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拂改其性）極知鬼事曰靈（其習能聽之）不顯尸國曰隱（以王見善堅長曰隱美過其令）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慢狠遂過曰刺（去諫曰慢及是曰狠）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僭德不思妄愛曰剌（忌甚中年）昏耄夭昏曰悼（年不永者）早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凶年無穀曰糠（不務好變動民）外内縱亂曰荒（家不治官）不知不悔前過曰戾（知而改好樂怠政）荒行不度曰慆（淫於声樂怠於政事）怙威肆行曰醜（肆意）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喪）雍塞不通曰幽（權臣壅命政令不達）在國逢難曰愍（兵戚）之早殞厥位曰幽（厥位即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動祭亂常曰幽勞神之所）使民

賜曰愍（殃害）柔質慈諫曰惠（受諫以爲惠）貞心大慶曰戾（正而名察）名實不爽曰原（不差所愚而得）克威捷行曰威（雖威不順禮曰威）好内怠政曰煬（内則淫朋外則荒政）怠政外交曰携（不自而慆）去禮遠正曰煬（放神之所）教誨不倦曰長（士内外實服）疏遠繼位曰遠（肇敏行成）義捨過曰堅（士内外實服）正華言無實曰夸（好更故舊）好廉自克曰節（廉儉不傷）財不惜民（好更故改常）名與實爽曰終（愛民作刑）曰克（道之以政）法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之）除殘去虐曰湯（除殘而進）不損爲靈（貪冒之神）貪冒之曰隱（隱克之方）地爲要服（遠爲柜）剛克爲毅（柔克爲懿）履正爲莊（無過爲僖）施而不私爲宣（雲行雨施）有始無終曰丕（無内德爲獻）鄉惠無内（德不成也）由義而濟爲景（無忘

無庸訓以其明所及爲諡○賤不誄貴幼不誄長
豈之謂與明餘言象也以其明所及爲諡○諡法
行畜由尊者前爲若使幼賤者爲之則各從所揚
事也○諡法○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疏曰凡
以誄之以作諡諡當由尊者成○疏曰凡
以誄之讀誄制諡於南郊若云受之者爲
天子稱天以誄之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
讀誄制諡於南郊若云受之者爲
天子崩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諡之者爲
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諡竟爾
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諡諡當由尊者成○疏曰凡
周則死駿別立諡故總云周道也

司馬掌喪事王制牲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疏曰大喪之莫有
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司尊彝大
喪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遣奠之彝與瓚也貍
之於祖廟階間明莫
不見有設
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
存奠彝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
若此按曾子問無尸主以幣帛皮圭以
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
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

之奠分禱五祀齎猶送也道之
平生出入不以告○疏曰案既夕記
取下躰是也云分其牲躰以祭五祀
處祭也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
所由從之處直非四時合祭出入
條內有封人掌七官大燬條內有司
共奠衣服朔月半奠條內有籩人
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豆簋簠
盛內豎爲內人踊告遣奠所通用當互
考

右大遣奠

量人掌喪祭奠窆之俎實謂所包遣士喪禮下篇曰藏
壙內故鄭以喪祭爲大遣奠解之○疏云此喪祭文連奠窆窆是
案冢人云請慶甫窆窆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爲遣奠也又
遣奠也引士喪禮云藏者即既夕禮云藏於壙是以云所包
藏脀者即既夕禮牲取下躰羣苞二是也
奠牲下躰苞裹藏之於棺旁又曰苞奠者取遣
之遣送行也

石包奠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幦帥先者大宰也其餘
司徒也幦帥先所以爲葬壙

之間先張神坐也道路○疏曰大喪王喪也以幄帝先者謂使大宰宮[illegible]至壙也道野役者謂司徒導引野中之役以出[illegible]帥之司徒主衆庶[illegible]則在地未葬窆之[illegible]小帳之內而有席之[illegible]次此條適用朝祖[illegible]綍小司徒帥邦役[illegible]兩條並此章○鄉士大夫[illegible]通用當互考○鄉士大夫[illegible]士以下○疏曰大喪紀當[illegible]之禁令當各帥其屬[illegible]故云中士以下○秋官○

方相氏大喪先匶導○疏曰去聲匶音柩○葬使之道○道音導○疏曰喪所多有凶邪故使之導喪祝二人相與更也○疏曰及至壙[illegible]

小喪亦如之○官○春○夏官○

喪祝及葬御匶出宮乃代也謂於祖廟厥明大奠後引柩車出宮乃代者案小喪亦如之○官○春○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

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匠師車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illegible]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翣羽[illegible]役匠其行列進退○行户剛反○疏曰言及葬引向壙纛[illegible]謂葆憧憧也鄉保執葆憧却在[illegible]傾覆故與匠師御柩謂在路恐有[illegible]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冬官亡未聞其考此據[illegible]匠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illegible]匠師冬官考也○

司士作六軍之士

執披方寄反作謂使之**披之**謂鄭司農云披以[illegible]**八大夫六士四玄**謂結披以[illegible]**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綍[illegible]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illegible]士者即六鄉之民以其鄉[illegible]而云六軍者以天子千人[illegible]萬五千人也柩車則蜃車[illegible]棺者各披也云有紐以結之披者扶持棺險也[illegible]棺險也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illegible]從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illegible]以物束之故云天子旁言六耳其實旁三[illegible]大記不言天子此言者欲見天[illegible]子無文約與諸侯同也○疏曰[illegible]

喪勸防之事勸猶倡帥前引者即經[illegible]脚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illegible]帥前引者云防謂執披備傾[illegible]以執披解防恐柩車傾[illegible]防因言所掌事及其行事下文[illegible]

大史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鄭司[illegible]

喪勸防云勸防[illegible]

巾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illegible]

持旌從才用反○從車隨柩路[illegible]雨則有蓋今屋車無蓋執[illegible]

僕大喪持鞔喪大記[illegible]角高交以[illegible]

之類是也天子用八在路車○疏曰禮車兩旁入擯則揖之四旁○女御后之喪持翣持棺飾也持而從子八翣后喪亦同翣向擯時使此女御持之在右各四人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旌鄭司農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翣巾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行若用乎○疏曰及至也謂至葬家人語巾車之官將明器鳥車及象人使行匈擯遣車有鳥和之鈴兼有旌旗經直云鳥車不言鳥旗故鄭言之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爲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鄭引檀弓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爲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爲象人○陳明器條用○春官

執褻器以從遣車

褻器振飾頻浴之器○疏曰從遣車若生時從后若然玉府云凡褻器鄭註以爲清器虎子不爲振飾頻沐器者彼攝生時故與床茵等連文此註褻器爲振飾頻沐之器故以爲此解也而有盤匜并有簞巾巾爲振飾盤匜爲盥手故既夕禮用器之巾有槃匜是送葬之時有褻器也○天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輴音轉市專反○輴當爲載以轉車之轉轉車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

虎賁氏及葬從遣車而哭

遣車王之虎賁所憑依○疏曰遣車者將盛所苞奠遣送者之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虎賁所憑依遣車多少之數天子無文鄭註雜記云天子太牢苞九箇遣車九乘苞內皆取大遣奠之牲躰天子太牢外苞肉各九箇皆細分其躰以充數也○夏官

○內豎王后之喪及葬

執褻器以從遣車

褻器振飾頻浴之器○疏曰從遣車若生時從后之私褻小器唯有振飾頻沐之器故爲此解也

綍二碑御棺用羽葆

輴音轉市專反○輴當爲載以轉車之轉轉車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

○君葬用輴四

綍二碑御棺用羽葆

輴音轉市專反○輴當爲載以轉車之轉轉車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亦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右柩行

巾車大喪及墓啓關陳車

關至道左北面立東上○疏曰鄭知車是二車者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案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北上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二車可知天子二車象生時當十二乘士喪二車惟豵乘車道中藁車三乘禮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有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而已鄭直云二車者舉其上禮不見者而言耳○此條朝祖薦車遂以之墓門也車二乘也士喪禮下篇曰車通用柩行條遂飾以黼荒此條通用當互考

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驅方良

方良上音罔下音兩又音罔兩也天子之槨柏黃腸爲裏題湊而外題凑以柏爲之證又檀弓云天子之槨柏黃腸爲裏題湊而外題凑以柏爲之心黃腸爲

槨之裏故漢依而葬時亦表以石故有囲兩也
云國語者案國語吉凶之禮兩則知方良當爲囲
也○喪祝及壙說載除飾去棺飾也四
窆尒周人之葬墓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雜飾
既之爲者按喪大記君大夫諸侯六翣八翣
周人之葬牆置翣柳者畫雲氣龍虎黼黻
車旁執之入壙置之於槨旁故云置也○喪亦
如之小喪王后以下○掌蜃掌斂互物
蜃物以共闉壙之蜃○疏曰按士喪禮窆下棺
用蜃炭言階天子也○疏曰既窆之則徙置壙中是未葬前井槨材乃徙施之壙中則未施
壙前已施蜃灰於槨下以擬槨漏也○稻人喪紀共其葬事
塞也○
地官○澤虞喪紀共其葬蒲之事葬以闉壙蒲以爲席○疏曰案既夕禮爲茵
以爲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
卒哭芊翦不納者是也○地官○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之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荼柩未入壙之時先
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右至壙

冢人共喪之窆器下棺豐碑之屬○朝祖條小司徒帥邦
役遂人及窆陳後並此條通用當互考○凡封用
緆去碑負引君封以襲斬君命毋譁以鼓窆
疏曰當爲窆之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緆一頭以繫棺
緇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
應鼓击而下故云用緆去碑負引也君封以衝貫族禮大物多棺重
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爲衝貫穿棺束之緇平時而下備傾
頓也君命無譁以鼓封者謂君命令衆人無譁以擊鼓爲
定時縱捨之節每一鼓縱緆也天子則六練四碑綍既有六碑但
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緆前後用四緆其餘兩
緆繫於兩旁之碑柩行條君葬
四緆二碑也條通用當互考○鼓人詔大僕鼓
戒匪民條詳見本篇○大僕
大喪始崩戒鼓窆亦如之戒鼓擊鼓以警衆也司農云窆謂葬下棺
下棺也音相似窆誤○鄭補鄧及記文刪之○鄭封窆謂
○鄭補鄧及記文刪之○鄭封窆謂
窆器以龍爲飾因名焉龍謂畫雲氣龍虎黼黻之屬○疏曰
龍及窆車之役窆車執紼者名也者謂天子大夫士分布於六緆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
得所名窆也云窆謂葬也者以窆器以盛土也謂
抱持版之名字通行而已窆器以盛土也云適歷執紼之人云窆陳役是也遂師帥
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也磨猶歷也○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兵
事執斧以涖之使成其事○遂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豐碑之
曰及至也窆地至壙乃恐下棺不當故執斧以涖之○疏曰遂師主豐碑
匠恐下棺不當故執斧以涖之○疏曰遂師主豐碑之事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之事執斧以涖之云匠師主豐碑
之事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之事執斧以涖之云匠師主豐碑
鄭知在否故云涖磨也○鄭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主豐碑之
事執斧以涖之使成其事○遂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主豐碑之
曰及至也窆地至壙乃恐下棺不當故執斧以涖之○疏曰遂師主豐碑
匠恐下棺不當故執斧以涖之○疏曰遂師主豐碑之事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之事執斧以涖之云匠師主豐碑
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成其事○遂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主豐碑之
曰及至也窆地至壙乃恐下棺不當故執斧以涖之○疏曰遂師主豐碑
匠恐下棺不當故執斧以涖之○疏曰遂師主豐碑之事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之事執斧以涖之云匠師主豐碑
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成其事○遂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主豐碑之
曰及至也窆地至壙乃恐下棺不當故執斧以涖之○疏曰遂師主豐碑
匠恐下棺不當故執斧以涖之○疏曰遂師主豐碑之事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之事執斧以涖之云匠師主豐碑
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成其事○遂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主豐碑之
曰及至也窆地至壙乃恐下棺不當故執斧以涖之○疏曰遂師主豐碑
匠恐下棺不當故執斧以涖之○疏曰遂師主豐碑之事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之事執斧以涖之云匠師主豐碑

豐大也天子六軍各一萬二千五百人諸侯各一軍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軍之前後也諸侯千人分置於左右前後也

當○冢人掌墓

因上文之

遂入藏凶器

下棺之器也○壙丘封所居前後也正之使不失本位也

謂禁制不得漫入也

謂禁者以塋域爲限而禁之○

冢人職曰凡墓大小之度王墓位蹕墓域守墓禁位

又昭穆爲左右須正之使不失本位也

如之詳見明器條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庶哭亦如之

疏曰案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器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壙及入壙之時序哭之也○春官

○大司樂

涖藏樂器詳見明器條

○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同上

典瑞大喪共贈玉

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疏曰贈王考按既夕禮時楹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註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士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上異二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春官

○大宰大喪贊贈玉

助王爲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

神以安之冢人戒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爲之广○疏曰云天子之冢當不中而鹿註云所使葬墓有司以几筵舍葬於墓左反日而畢者案檀弓云有司歸乃虞也則虞祭在葬後北上文既云詔相禁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爲位則虞祭不待葬之上也故設經喪祭在葬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葬墓爲位時冢人戒者證祭墓爲广以祭后土也○

春○冢人凡祭墓爲尸

祭墓爲尸或禱祈爲鄭司農云爲尸冢人爲尸者上文成祭后土此文云凡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爲尸冢人爲尸後鄭知此祭墓爲禱祈者是墓新成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爲尸證成墓之事也

右窆○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隧王之葬道曰隧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葬有四阿棺有斧檜

蜃市忍反翰戶旦反一音韓○燒蛤爲炭以塗壙多埋車馬用芻飾檜上飾皆王禮○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爲四註葬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三以上喪禮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葬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三以貞土則士之葬上平也今此葬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天子葬題湊諸侯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幹也又曰楨正也築牆所以障土者也翰幹亦在旁之旁邊所以障土使不墮落也鄭云會謂斧

之經中言其祭會之處也會在亦之上故以爲旁餘上言飾也言棺有飾者謂本不當有宋公所僭必僭天子也○公室視豐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礼也擯皆是王之礼也

三家視桓楹

楹前後四角樹之桓諸侯四綍二碑碑如桓以綍繞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天子也鄭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大夫二綍二碑士二綍無碑○疏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云言視猶偕也是也故云豐碑故知然大木爲碑也

諸侯四綍

天子之三公相公侯竭視伯大夫視子男子也以礼禮庭有碑故祭義云往入麗于廟此云豐碑故知然大木爲碑也樽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樽四角也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間着鹿盧兩頭名入碑木綍即綍也以綍之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綍末頭聽鼓声以漸部行而下之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樽南北竪長前後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羨道以便爲方廣漢書謂之方中之內先竪樽於其方中南畔爲葬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綍於棺之絨從上而下棺入於壙之中羨道而入之時用碑綍也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知然也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但碑形故云如大楹

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尊卑是貴賤同然也○疏曰鄭知葬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離也

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

天子九虞

天子至士葬即反虞○疏曰鄭知天子至士葬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離也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疏曰葬日虞弗忍一日也檀弓曰葬即反虞反而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丁之三虞用四日則太丁之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疏曰鄭知喪祭是虞祔也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葬日而用柔第三虞之朝爲大遣奠反日中而虞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丁之三虞用四日則太丁之日也檀弓曰葬即反虞弗忍一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疏曰鄭知喪祭是虞祔也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葬日而用柔第三虞之朝爲大遣奠反日中而虞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丁之三虞用四日則太丁之日也

葬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三虞之朝爲大遣奠反日中而虞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丁之三虞用四日則太丁之日也

小祥伯王崩既葬詔相祭之禮虞祔

小祥伯王崩既葬詔相祭之禮虞祔

忍一日離也○司巫祭祀則共蕭茅鄭館

忍一日離也○司巫祭祀則共蕭茅鄭館

于西站上

于西站上○甸師祭祀共蕭茅

蕭茅鄭館

館舍也士虞礼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門外東方西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玉取膚祭祭如初此士虞礼之文也

子都反○館所以承苴藉謂若今筐苞之類也

祭祀共茅苴

祭祀共茅苴

所以承祭謂祭蓋束而去之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音忖去聲苴子都反○館所以承苴藉謂若今筐苞之類也

尸謖反劉昌宗音遜○謖起也士虞礼尸謖入于室舍奠于鼎西

共喪紀之庶羞

共喪紀之庶羞

者謂虞祔之祭也○疏曰凡喪未葬已前無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又曰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于祖廟卒哭則祭之昔亦以練酒昔以縮酒昔五寸立於几東謂之昔是也

共喪紀之庶羞

共喪紀之庶羞

蓋可知○天官○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歷人共鱻鱐鹽人共鹽

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歷人共鱻鱐鹽人共鹽

詳見

陳小斂條○地官○遂人共奠詳見朔月奠條半月奠條○喪祝掌喪祭祝號喪祭虞也

右虞祭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周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號曰措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為題欲令後可知也方或曰尺二寸葬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法也又曰凡君卒哭而祔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為卒哭卒哭明日而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註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註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作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公羊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謂之虞主又祭為祔所作須故左氏據祔而言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鄭以為人君之礼唯立尸未作主也

右作主○魯文公二年作僖主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于朝○疏曰上所用木總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雖言祔而作主一而已非虞練之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

○作主非禮也主祔四月葬二年乃作過因葬文通譏之○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及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祭於寢不同於宗凡君者謂諸上不通於卿大夫廟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吉○疏曰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乃同非反虞則免喪故特祀不相遠異在一月之內於杜每云既此之後合朝哭衰麻除謂之卒哭者卒無時之哭自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矣不發哭也

勉齋黃氏

杜預天子諸侯既葬除喪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之議見晉書杜預傳於二氏傳註遂有既葬反虞則免喪之說司馬公嘗言其失矣然其言乃曰衰麻主於哀戚然備人無哀戚不可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又謂杜預辨則辨矣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敬禮竟謂衰麻之制乃古

先聖人沿孝子之情爲人制服蓋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者豈專爲庸人而設以勉哀戚哉毀損違經悖禮淪斁綱常當爲萬世之罪人坐以孝莫大之法而特言其不若陳遠之言質略而實非所以明世教也先師朱文公曰左氏所傳祔而作主則與禮家虞而作主者不合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主者曷用虞主乃桑礼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而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礼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數猶吉祭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虞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礼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觕未暇別也用栗者藏主也藏於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室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不能也礼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久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礼鬼神○立主喪主於虞其主用桑吉主於練其主用栗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檐以占反○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新納新神示有所加○疏曰案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仍譏其爲吉禘今方練而作主猶是已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作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爲吉言吉者比之寘主故爲言也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捷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焉壞廟於寢中號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應言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註同云天子天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

秦二世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覆曰一作銅鉤鏁塹○正義曰言三重之泉言至水也）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正義曰言冢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皆中藏才浪反）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正義灌音貫輸館輸音式朱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膏音古廣曰人魚俗鮎魚也志云鯤魚声如小兒○正義曰廣州記云鯤魚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度（正義度音大洛反）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知其情盡殺之藏乃閉中

義正義曰音延下同渭冢十陵道下
山皇覽曰墳高五十七在驪山泉北流
地志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

漢舊儀驪山者古之驪國晉書
黃金其南多美玉曰藍田故俗
刑人徒隸七十二萬人作陵
以文石致以丹漆堅牢不可
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
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
上皇因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
赦櫟陽囚死罪已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
徙天下民訾三百萬以上與田宅守

繇役出者編章木以象
義曰關中記云始皇陵
陳大石於渭山諸山括
公氏之而取二女曰驪姬此山多
皇貪而葬焉使丞相李斯將天下
以章程三十七歲鑄水泉絕之塞
奏之曰丞相臣斯昧死言臣所將
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
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皇帝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

陵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已下皆同
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
微發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
子即位賜視作斤上者將軍四
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二萬此言四十金黃金下九言錢
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
以下至佐史二金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
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
史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
併之家於諸陵長陵邑萬戶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
園郎寢郎故事近臣皆隨陵
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
食丞相以四時行園武帝時人有盜孝文

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九月癸
長陵 亥葬
十里

文帝治霸陵皆因高不
遺詔霸陵山川因其固
令郎中令張武為復土
云復土覆反
還也扶目反
屬將軍武乙巳葬霸
景帝五年春作陽陵邑
張晏曰景帝
陵起
後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二月
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
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
武帝自作陵也本
里縣之茂鄉
建元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
天皆焚其不當立者以示
仲舒言魯哀公時桓僖宮災
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

鍾甚驕後二年六月己亥帝崩
如淳曰閉山為墓不復起墳上下
不看壞就其林谷以為陵号
主孝惠皇帝奉事也師古曰穿壙
已而實之又即以為墳故
發內亥幸高五千人藏槨穿復土
自崩至葬凡十
陵在長安東南
葬霸陵自崩至葬凡十日陽陵
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奠酹宗同
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甲申葬茂陵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
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
多藏金錢財物為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
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通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
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
甚可痛也唯陛下察之書奏遺獨杜陵宮
數百誠可哀憐也案元子即位至而葬陵天下貢賦三分之
一供宗廟一共山陵又北崩陵中至不復
容物由霍光暗於大義事多過矣也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癸
西北七十里
茂陵富人焦氏賈氏陰積貯棺槨葬諸下里物
死地
里葬昭帝

大行時方上事喜起用度未辦田延年奏商賈逐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從之

物異甚衆用欲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從之

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甲戌帝崩初元元年正月辛丑葬杜陵 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葬在長安南五十里

漢舊儀云帝以長陵昭帝陵故三輔常事治三萬戶云二十五萬戶

元帝永光四年詔陵寢園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之百姓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七月丙戌葬渭陵 自崩至葬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有司言秉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久脩惟其難忘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徙陵邑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單下二十可爲昌陵百姓嗟怨請營作建置郭邑至今爲止 詐積土曰多臧錢財役費三變一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厭竭常侍閹前爲大司農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徒家反故處 故一作三下閔章公卿議皆合長計宜建至策閔典主省大費民 一作蠹蟲蠹蝕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明長爲鄰內侯食邑千戶閔三百七十五人安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得居京師徙萬年燉煌

郡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無調陵戶亦罷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揚光以所作大匠及十二司農中丞景壽昌意自致將作大匠乘勢起土木以奢侈中二千石今造杜陵勞費調內侯將作大匠萬年 治家悉賞子公妻家在長安作初陵而營起居一如京師之制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兒子生長長安不忘本東方宜求徙一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兼并豪桀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戶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疲敝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遠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

時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泰光祿大夫劉向上疏諫曰昔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服虔曰厠厠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厠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應劭曰斮斬也陳施也孟康曰古斫字也師古曰斮絮以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紵音直呂反斮音側角反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師古曰鋸謂鑄塞也云鋸南山者取其深大假爲喻也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藏之也不封謂不

土爲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槨之作自黃帝始

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

墳冢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

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壟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葬畢而市人不變其列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畢而市人不變其列既葬而已矣既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改樹木百物之數則如故耳非列義也晉氏失之

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

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杜州之間臣瓚曰汲郡古文畢西於豐三十里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

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櫟里子葬於武庫又顧曰葬死曰葬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北也

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

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任本邦故墓須表識音式志爲四尺墳

遇兩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子死於其間

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在泰山其

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掊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已臣瓚曰隱音於斬反

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慕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歸微薄也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非槨難爲而此語以激之耳臣瓚曰速疾也槨音棺古

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亓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則始皇父也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鋈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李奇曰壙中爲游戲之觀也臣瓚曰槨於壙中以爲離宮別館也師古曰多人鉅

實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弩矢有所穿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爲機咸皆知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古曰晉說是也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徙者咸兒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者咸兒家藏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壟彌高宮室愈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

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師古曰言室如制謂確磩其廷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及魯嚴公師古曰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桓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二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師古曰埤下也音婢積土爲山發民遷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其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億也大臣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其居處也臣其憯焉師古曰憯曾也音子感反曾一曰憯古閔字憂病也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實多矣若其無知又實用大師古曰實安焉也謀之賢知則不言以示來侵則前後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壟師古曰擬猶方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藩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撫音幾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玄成傳及藺望之傳規撫音義皆同其字從木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

哀帝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八月壬寅葬義陵自崩至葬凡百五日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

平帝元始元年詔義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如淳曰陵上有宮墻象生制度爲殿屋也

六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哀帝陵也衣在寢中今自出在外牀上古曰柙匱也寢令以急變聞非常之事故云急變用太牢祠

五年十二月丙午帝崩葬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

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爲重棺高九尺廣容八歷裏以葦席巾門衣帳旨以簟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走卒旨布襌幘太僕四輪軿爲賓車大練爲屋幬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塋大史卜曰謁者二人中詔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曰黃腸題湊以柏爲棺貌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客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石門衛尸設夜龍莫邪劒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妃貴人殿園寺吏舍百官各依方面營陵地爲壕好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爲方戩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材漆繒綺金寶珍奇及璧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候以後宦貴葬者百官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驅方良鄭玄曰方相猶扶強也良罔兩也天

子之椁柏黃腸爲裏以石爲槨兩旁兩旅之制長三丈十有二游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根容車蘭臺法駕袞服大行載鉤如金根車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絳衣齋衣乘高車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還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隨立群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夜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郤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園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大常跪曰哭太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大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光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十人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麥衰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紗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亡命樓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自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軿尚書令奉謚哀策堂黃門尚衣奉衣就軿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堂故在下及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太尉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以問博士束晳曰此帝顓頊篆也檢按果然是知策用此書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筩八盛容三升顏類也玄註既夕曰筩器盛黍稷也其容蓋與甗同黍一稷一麥一

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玄註既夕曰屑薑
桂之屑黍飴載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
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翭一乘骨鏃
備鄭玄曰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遷俗文曰細毛翭
也彤弓一巵八牟八鄭玄註既夕[illegible]牟盛湯漿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
鄭玄註既夕曰槃匜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簴鎛四無簴尔雅曰大鐘謂之鏞郭璞
註曰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鑮磬十六無簴記曰有鐘磬而無簨簴鄭玄曰不縣之也塤一簫四笙一
篪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礼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干
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既夕謂之役器鄭玄曰笮矢箙輁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
註礼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
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
槃十瓦酒樽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
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

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
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表纁
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中西
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
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
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礼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
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illegible]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
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
凡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
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一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
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緜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
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室堂
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俑人無頭坐起如生前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

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釋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釋小紅服纖釋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一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皁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禄勳備三爵如禮

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喪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也已下及賓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不便房王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之藏宮殿後閣室

世祖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為昌陵直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

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年八月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祠高廟有事于十一陵 以後幸長安謁陵不録

二十二年幸長安祠高廟有事于十一陵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具名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高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營繕改漏壞隨具盥水陳嚴具

二十六年初作壽陵謁者將作大匠監視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說文曰廣東西也袤南北也慮謀也都凡也謂凡度制也 帝曰古者帝王之

葬皆陶人瓦器不車載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
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謂赤眉入長安惟霸陵不掘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高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光武葬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虡皆在周垣內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記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里帝以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崩三月丁卯葬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漢制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書漏上水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群臣就位如儀
乘輿自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作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待中尚書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群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關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

嘗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

欽嘗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爲有知虛廟祏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曼禮也夫喪葬即遠豈得已而爲之不可沐浴而不斂也不殯而不斂也故爲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爲之葬不可葬而不祭也故爲之祭祭而不盡其心則葬之不及也若送葬不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不得見昌若存

之於殯之爲近殯諸客位之爲近曷若勿斂勿飯勿含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禮中節之爲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蒸嘗豈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精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乎至治其爲孝也雖聖主何以加諸

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梓將發於殿群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動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中官三百人皆着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管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率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廟簿儀後和熹[illegible]后亦案以爲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陰太后崩帝追恭無已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令百官采取以薦帝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悲泣莫敢仰視

明帝葬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記曰故冨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崩其月壬戌葬

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東觀記曰陵東北作高三丈五步出外爲小廂則足祠祀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杅飲器方言盛也糒乾飲也

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已裒平王蒼上疏諫曰切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因高爲藏不藉古典記曰無主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於山陵稱古者丘壟且不欲其著明況築郭邑起都郭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

修立墓帝從而止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帝以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崩三月癸卯葬

和帝真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四十一里帝以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崩次年三月甲申葬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虡在行馬中因寢殿爲廟園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帝以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崩九月丙寅葬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延光四年三月丁卯朔二十日乙卯寺葉崩于秉奠辛未發喪四月己酉葬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庚午崩九月丙午葬

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爲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五頃八十畝帝以永嘉元年正月戊戌崩其月己未葬

冲帝崩將北卜 ▌ 陵季固議曰今盜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 ▌ 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

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二尺為行馬四出門寢殿鐘虡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二頃三十四畝因寢為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南去雒陽三十二里帝以本初元年閏六月甲申崩七月乙卯葬

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帝以延熹九年十二月丑崩次年二月辛酉葬

靈帝憙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冒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闕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嚮殿前上先帝御坐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蔡邕慨然嘆曰吾聞古之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蔡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帝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瓞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帝中平六年四月丙辰崩六月辛酉葬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在河內山陽之濁城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

王禮考

山陵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魏武王崩遺令斂藏金玉珠寶高陵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二月丁卯葬

文帝皇初二年十月表首陽山東爲壽陵

帝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椑音扶歷反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各有重數棺以親身者曰椑昔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之野人徒屢不變其肆禹葬會稽農不易畝吕氏春秋）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葬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家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壠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

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而釋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其所以安君定親使冤魂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耳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蔡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巖傳魄而有靈無不知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令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之

又詔曰漢武帝葬高陵有制無墳後世遵之不改於是因山爲陵上象徽帝初三年詔曰先帝斬衰節儉遺詔當以素木爲棺衣衾三領而已朔望上食設於園寢月旦設奠而已欲薄葬也世傳曹公疑冢七十有餘莫防之後不可發掘有識達者遠慕漢武帝葬高陵有制無墳後世遵之不改於是因山爲陵上象徽帝初三年詔曰先帝斬衰節儉遺詔當以素木爲棺衣衾三領而已朔望上食設於園寢月旦設奠而已欲薄葬也世傳曹公疑冢七十有餘莫防之後不可發掘有識達者遠慕

先帝高平陵殿皆毀壞車馬還厩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葦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

七年帝崩羣官陪陵自癸及葬皆以終祭從事三月己酉朔明帝將注葬曹真陳群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

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爲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臣子奔赴遠近周備然後窆而反哭聖賢之制以此爲斷魏氏之憲乃世不革矣是昔葦元厚葬君

子以孝治天下之諫
元康初二年帝崩葬高平陵還
正月丁亥崩
二月癸巳葬
明皇帝議告四祖祝文於高皇
帝廟須於七廟殿告訪曰
魏高貴鄉公薨
禮
禮稱曾孫又訪按漢魏皆容衣遠儒者
云天子當依喪祖已上皆緦
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
須容衣還而後喪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主晞斬服可隨所
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為此也諸侯之上
則今服也天子不為命服祭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
事月游衣完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斬衣也尚書又訪容衣
還群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
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
魂靈聞知時豪邑以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填衛
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義可
晉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
旬先帝弃天下之日便已周年思
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亡
等奏陛下至孝哀痛雖除哀毀
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
山陵悲感摧傷冥降抑聖情以制
憤躰氣自佳耳又曰今當見山陵
晉宣王遺令子弟群官皆不得
陵景帝
晉尚書問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施四海逼密
八音豈有釋其縗絰以服玄黃離
矣輒除鼓吹
用吉禮又禮
執蓋從方相氏
大二十四
文獻通考百十五
秀

可除鼓吹吉服
皆有鼓吹新禮
車也春秋鄭上
道車喪車以象
新禮設吉服道
九伻旒冕
以白練

可設而不作執事者服吉服導從之文愚按禮葬有
無吉駕道從之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
夫公孫躉卒天子追賜大輅使
以行禮又士喪禮有
生存此秉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
道車喪車以象
九伻旒冕
以白練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輓歌出於漢
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出楚辭非經典所
制違禮設衒枚義方在虢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爲
輓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衒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
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
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武帝崩葬峻陽陵 四月己酉崩 五月辛未葬
惠帝崩葬太陽陵 十一月庚午崩 十二月己酉葬
元帝崩葬建平陵明帝徙跣至于陵所 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崩 太寧元年二月葬係太寧元年
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義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
帝時中官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遂止哀帝時褚太后臨朝又
拜陵帝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
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同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
瀆無准非禮也及安帝元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永制
及義熙初又復元年之舊 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
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王道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
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此詔百官拜陵自導始
明帝崩葬武平陵 七月丙子崩 九月辛丑葬

成帝咸寧七年三月壬午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歷大爲繁費停之按蔡謨說以二瓦器始死之象木槨以掩於木槨以掩於土今未葬土有主故以棗苗之禮稱爲主道是其象也漢氏因而作主今未葬土有主故以棗苗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甯又曰凶門非禮禮士喪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以表喪俗遂行之魏氏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絜掃而已有司又奏依魯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

成帝崩葬興平陵六月癸巳崩七月丙辰葬康帝徒行送喪至閶闔門乃升素輿至陵所

康帝崩葬崇平陵十月乙丑葬

穆帝永和八年崩葬永平陵五月丁巳崩七月戊午葬

哀帝崩葬安平陵二月丙辰崩三月壬申葬

簡文帝崩葬高平陵七月己未崩十月己卯葬

孝武帝崩葬陵九月癸巳崩十月甲申葬

安帝義熙十二年崩葬光以洛陽陰嵏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

安帝崩葬休平陵

恭帝崩葬冲平陵

宋崔元凱喪儀云始死令之飯也天子丈二尺皆施斛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爲馬以泥爲車疏布輴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斬取骨脛車各一枚

武帝崩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五月癸亥崩七月己酉葬

武帝母李貴嬪薨追尊后崩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外

別爲一壙一壙往式乃開別壙與興靈合墳初武帝徵時資約過甚
孝皇之祖葬禮未備故開帝遺旨太后百世藏後不須祔葬至今故稱后遺
令云

文帝每歲正月詣初寧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

文帝崩葬長寧陵三日祭已葬

孝武帝崩葬丹陽秣陵縣巖山景 陵五月庚申崩七日丙午葬

明帝崩葬臨沙縣荳府山高豐陵 四月己亥崩月戊寅葬

齊高祖崩祔宮於東府前渚井龍 九葬於武進泰安陵於龍舟卒哭

內外反吉三月壬戌崩四月丙申葬

武帝崩葬景安陵七月戊寅崩八月丙寅葬

明帝崩葬興安陵

梁武帝崩葬脩陵 五月丙辰崩十二月乙卯葬

簡文帝崩葬莊陵 十月壬寅崩次年侯景平以四月乙丑葬

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祔宮將登轀輬侍中版奏已稱某謚皇帝遣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王檢梁儀自祔宮將登轀輬版奏皆其謚皇帝登轀輬伏尋今祖祭之奠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纂書藏於玄宮虞祭讀以傳無窮詔可

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筵夜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劉師知議云既稱斌服本備喪禮按梁昭明太子薨斌服成訃之宮悉縗斬性者雖不異此即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依靈筵須服縗絰中書舍人朱異歷汇傳澡謝嘏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陵云案晉古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使御獨爲縗絰

若言公卿貴更並服緦經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當豈容杖絰而奉梓宮蓋緦衣而升玉路和同博士議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園陳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經緦從梓宮者皆服苴絰斬衰至虞卒哭同此置此自是山陵之儀非謂殘服冷語梓宮靈衰共在西階焉成服亦無園簿直是喪自喪吏卒至王公四海之內心備經絰按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吉不異至丞郎雖以山陵事素意或謂與成服有殊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

武帝崩葬萬安陵　六月癸午崩八月丙申葬

文帝崩葬永寧陵　四月癸酉崩六月丙寅葬

宣帝崩葬顯寧陵　正月甲寅崩二月癸巳葬

後魏道武帝崩葬盛樂金陵　天賜六年十月戊辰崩永興二年七月甲寅葬

明元帝崩葬雲中金陵　十一月己巳崩十二月庚子葬

太武帝崩葬雲中金陵

文成帝崩葬雲中金陵　五月崩八月葬

獻文帝崩葬雲中金陵

孝文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崩帝哀毀過禮諸王公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荒悖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廷臣所未甚聞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喪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詔諸當從之異乘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葬太后于永固陵帝謁陵三固請公除不從

按古者天子之喪七月而葬左傳以為同軌至荀卿子曰天子之喪六動四海屬請侯又曰天子七月而葬五月大夫士三月而葬此皆侯甸大須足容備成足容文文足容備曲容備事足容成

物之謂道矣 鄭注云道猶言也謂送死者奚曲容物備物者也 蓋以萬乘之尊
四海之廣葬事至於三年則必備物盡禮以致其孝勿之有
悔焉耳此古孝子之心也秦漢以來習爲短喪之制例以既
葬釋服於是人情恐葬期之不促自兩漢至六朝人主之喪大
行在殯少有及兩月者是天子而不克行大夫士之禮也魏
孝文力行古道獨爲三年之喪而其臣狃於歷代之制固請
釋服欲釋重服則必先促葬期而帝荅詔曰侍奉梓宮猶希
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灤西以爲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
萬年堂云 方山即永固陵 孝文帝崩葬長陵 四月丙午崩五月丙申葬
初帝孝於文明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焉瞻
宣武帝崩葬景陵 正月丁巳崩二月甲午葬
孝明帝崩葬定陵 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葬
齊神武帝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號義平陵
齊世子澄虛葬神武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
爲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群匠及亦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
取金而逃
文宣帝崩葬武寧陵 十月甲午崩次年二月丙申葬
孝昭帝崩葬文静陵
武成帝崩葬永平陵 十二月辛未崩次年二月壬申葬
周文帝葬成陵
孝閔帝崩葬静陵
明帝崩葬昭陵 四月辛丑崩次月辛酉葬
武帝崩葬孝陵 六月丁酉崩七月己未葬

宣帝崩各定陵五月己酉葬
隋文帝山陵共文帝與獨孤后同墳異穴士庶赴葬者皆聽入視陵內
七月丁未葬
十月乙亥葬

煬帝初葬吳公臺下後改葬雷塘

唐高祖各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五月六日崩
十月庚寅葬

貞觀九年高祖謂侍臣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
既促功役勞弊秘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
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
墳厚壟珠玉必備此通為潮累非白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
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
既促功役勞弊秘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
貞觀九年高祖謂侍臣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
墳厚壟珠玉必備此通為潮累非白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
文爵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
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
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
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侯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
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覇陵今為墳壟
又以長陵為法非所依也伏願深鑒古今為長久之慮書奏不報
虞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十
五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
矣漢家人墓五十萬人即時發掘無不見者為此不能自
固生者尚不能守死者豈能久乎秦始皇大興人力營驪山墓
決土鑿泉以銅為槨旁行周徊機弩矢近者輒發後下石以閉之
竟墓中金玉珍寶為盜所取項羽燒其宮室三月火滅周公葬畢
付於平原不封不樹因山為墓以長陵制度
光武葬原陵不封不樹因山為墓以長陵制度
魏文帝終首陽陵依山為墳不封不樹又魏文帝終首陽陵依山為墳不封不樹

式[illegible]故令[illegible]日寒[illegible]為子卿等為臣
[illegible]一[illegible]不義也今便敬依來
議[illegible]山陵[illegible]
書兄[illegible]皇[illegible]至太[illegible]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
臘社各一[illegible]進御[illegible]而日進食又[illegible]於諸陵其物五
十有六[illegible]進[illegible]所司必先以送太常與尚食滋味薦之如宗廟
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于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仗周衛陵
寢至[illegible]百寮[illegible]長皆陪列於司馬門內
太宗至[illegible]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
入于寢宮[illegible]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牀前悲慟左右侍
御莫不[illegible]
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
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功古者因山為墳此誠便事九嵕山孤聳迴絕
因而傍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營山陵於九嵕山之上
足容一棺而已務從儉約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
之漢氏相將陪陵又給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
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塋地一所及賜以秘器使窀穸
之時喪事無闕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
列（墳高四丈已下三丈已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為之成墳凡諸
陵皆置留守領甲士與陵令相知巡警左右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
獻陵陪葬者名氏楚國太妃萬氏館陶公主河間王孝恭襄邑王神
符清河王奕韓王元嘉彭王元則道王元慶鄭王元懿虢王元鳳
鄧王元亨徐王元禮滕王元嬰[illegible]王元[illegible]舒王元名霍王元軌江
王元祥密王元曉并州總管張綸榮國公樊興平原郡公王長楷
[illegible]國公丘和[illegible]國公[illegible]九龍刑部尚書劉德威刑部尚書沈叔安
十年十一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於昭陵帝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

儉遺言蕭衆以兇盜賊之心止求朕之本
意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爲家何愁物在陵中乃爲已有今因九嵕
山爲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焉器皿皆用
土木形制務從儉約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
上念之不已於死中作層轝以望昭陵徵同登使視之徵熟
視曰臣等昧死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
固見之矣上遂易之毀觀

太宗葬昭陵之京兆三原縣因九嵕層巒山南西深七十五
尺爲玄宮山帝之居梁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述懸絕百仞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玄
宮門頂上亦起邊邸五間已訓
文德皇后即玄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於雙棧道上山起舍宮
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亦依故事留棧道准舊山陵
使閻立德奏曰立宮棧道本留擬有今日今既始終永畢與前事
不同謹按故事唯有寢宮安神供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
除棧道固同山岳上鳴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重有表請
乃依奏

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中擒服者
頡利等十四人列於北司馬門內

昭陵陪葬名

越國太妃燕氏趙國太妃楊氏紀國太妃
韋氏賢妃鄭氏才人徐氏鄭國夫人蜀王惲趙王福
紀王慎越王貞嗣紀王慎子
晉國公主駙馬韋悊安義公主駙馬唐善識新興公主駙馬程知亮
孫曦蘭陵公主駙馬高履行高密公主駙馬段瑜長樂公主駙馬
長孫冲遂安公主駙馬劉玄意衡陽公主
駙馬阿史那社爾襄城公主駙馬韋悊城陽公主駙馬薛瓘長
廣公主駙馬薛萬徹長沙公主駙馬豆盧讓

安康公主駙馬獨孤氏雲臨川公主駙馬周道務晉安公主駙馬
史仁泰晉昌李馬周平晉令崔文本并男方慶中書令崔敦禮英
國公李勣衛國貞公李靖鄭國公魏徵申國公高士
廉梁國公房玄齡鄭國公魏徵高陽公許敬宗虞國公長孫無忌
莒國公溫彥博宋國公蕭瑀申國公高士
禮部尚書兼檢校侍中兼太子少師高孔穎達禮部侍郎孔志約工部侍郎
孔元惠工部尚書也西工部尚書閻立德吏部侍
郎姜晦太常卿姜確國子監祭酒孔
光祿卿姜恪秘書監岑景倩宗正卿李多祚光祿卿房光義并男
原州別駕碑咸陽縣丞曜衛尉卿房光敏并男閬州刺史誕清河
郡王增贈鴻臚卿寶庭蘭金州刺史盧正松洪州刺史吳黑闥晉
州刺史裴藝鹽州刺史寶義鄧衛州刺史蕭鄴吏部郎中馬覬幽
州都督長孫敞原州都督李政明臨淮公李規瑯琊公王玠常州

公李倩千金公李俊中山王李裕汝州別駕房漸左清道率房恒
江夏王道宗雍州長史李弼夔國公弘基觀國公楊仁恭原州都
督史幼虔陝主府司馬史為國公豆盧行業西平郡王李深
簡州刺史李襲安南都督姜簡薛國公阿史那忠鄂國公尉遲敬
德嘉國公周仁護丹陽公李客師鴈門公梁建方虢國公張士貴
胡國公秦叔寶周國公鄭仁泰大將軍薛回摩大將軍蘇泥熟大
將軍漢東公李孟嘗內國公豆盧寬大將軍尉遲寶林大將軍阿史
那道真大將軍五行參大將軍契世師大將軍許
洛仁大將軍張寬師大將軍契世師大將軍許
金吾大將軍李君羨大將軍姜確大
將軍可汗阿史那步真大將軍李素大將軍阿史那
德昌大將軍公孫雅頭石監門將軍執失善光金吾將軍房先忠
內侍張阿難橫野軍都督薛仁貴大將軍于闐王尉遲光盧國

公卿知御葬事以儀衛將軍
會何道慶軍場恩訓將軍元
將軍徐定成　軍康野將軍
軍李承祖將軍　陳承安將軍
郎將殺存奚王　新羅王女德真初長公主
年九月七日薨葬
求徵二年有司言先帝謚獻
社上食今昭陵奕期年論
六年正月朔高宗謁昭陵行
哭踊進東階西向拜號久之
而卻行哭出寢北門御小輦
顯慶五年詔歲春秋季一祭宜以三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常給
園簿仍著於令
高宗崩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
乾陵陪葬名氏　前次年八月庚寅日葬
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王上金許王
素節邠王守禮義陽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安興公主特進王
及善中書令許元超特進魏王泰禮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左僕射
楊再思右僕射劉仁軌左衛大將軍李謹行左武衛將軍高侃
始貞觀禮歲以春仲月於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
使詣陵起居景龍二年右臺侍御史尊紹上書曰禮不祭墓唐家
之制春秋仲月遣使具園薄衣冠於陵天授之後乃有起居遂為
故事大足元年生之道非陵寢法請停四季及生日
忌日御日起居唯式二時於陵寢行之武衛將軍高侃
至忌以內使明衣古陵如紹奏至是又獻昭乾陵皆日日祭太常
將士彭景直上疏曰禮無日祭陵惟宗廟皇有祭於王者設廟桃

壇墠為祭祀多少之異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禰廟為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壇墠之無廟乃止又兼周祭志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而月祭之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則近於古古皆無日祭者今諸朔望食則半焉新之奠也又既大祥即四時焉之薦新禮起殷事月朔半焉新之奠也又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近代始以朔望言卽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廟考經據禮言曰無日祭於陵唯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寢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元帝時貢禹以禮節煩數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又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議者亦以祭不欲數黷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後劉歆引春秋傳日祭月祀時享歲貢則則日祭曾高則月祭二祧時享墠則歲貢後漢陵寢之祭無傳焉魏晉以降皆不祭墓

國家諸陵日祭請停如禮疏奏天子以語侍臣曰禮宮言諸陵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沿革何專古為乾陵宜朝晡進奠如故昭獻二陵日一進或所司苦於費可減朕常膳為之

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祈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後更互有營衛營乾陵因有大戴昔姓建國二千餘年今又營之證曰妄生合葬非古也從之

起陵墓穿壙始合葬漢楚元王皇后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葬者之義也

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葬何益山川精氣一為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若靈而後嗣損禮制弛紊又長中宗不納

中宗崩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縣

睿宗崩葬橋陵在京兆府畢先賦界按月十二月庚午日葬

致堂讀史管見言明皇於睿宗孝養素薄故其崩也五月而

遷葬以禹葬於其親然畢改之自漢以來並未嘗守天子

七月而葬之制如隋以前歷代葬期多只在一兩月之內蓋

以預祖山陵而嗣君又急於從吉故也雖至孝如晉武帝魏

孝文迫於其臣下之請不免徇近代之制惟以禍亂不克

葬止有數月之久耳況睿武帝父子是也至唐高祖崩五月

而葬則以升遐之後方營山陵故少遲於前代實世南諫疏

可見及太宗預為壽藏則又不及五月高宗以後或遲或速

大槩不越五六月雖少遲於近代而終未能復古禮明皇蓋

亦循故事耳致堂豈未之考耶

橋陵陪葬名氏

卽悊太子重俊 宜城公主金城公主長寧公

主城安公主定安公主鄎國公主彭國公主駙馬李思訓

開元十七年玄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覩岡巒

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於此後遂追先旨葬焉

天寶二年制每歲以九月一日薦衣扇

雷車五月五日薦衣扇

十三載制獻昭乾定橋五署改爲臺令丞各置一

稱臺

開元禮皇帝謁陵行宮距陵十里設坐於齋

南大次於宮西南侍臣次於大次西南陪位

文官於北武官於南朝集使又於南皆東向

告於廟皇帝行至宮即齋室陵令以玉冊置

西向有岡麓之閼則隨地之宜又設位於

向尊坫陳于堂戶東南百官行禮

方序立大次前其日未明五刻

宗室親五等已親三等以上并客使之當在
華蓋纘翁侍臣應從請小次步出次至位再
又再拜少選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
判皇帝還小次乘馬詣大次從衛列立以俟行
序立次前皇帝乘馬至寢宮南門俟衛士
再拜升自東階北向再拜又再拜入再拜入省饌玩設帳冪進太牢之饌
加珍羞皇帝出尊所酌泛三奠爵北立太祝二人持玉冊于戶外
東向跪讀皇帝再拜乃出戶當前北向立太常卿請辭皇帝
再拜出東門還大次宿行宮若太子諸王二主陪葬柏城者皆祭寢
殿東廡無功臣陪葬者祭東序爲位奠饌以
設大次寢宮東先朝妃嬪次於大次南大長公主諸親命婦之次又
於其南皆東向以行惟具帳謁所內謁者設皇后位於寢宮東大次
前少東先朝妃嬪位西南各於次東司替位妃嬪東北皆東向皇帝

既發行宮皇后乘四望車之大次改服假髻白練單衣內典引導妃
嬪以下就位皇后再拜陪葬者皆拜少選遂辭又拜陪者皆拜皇后還
寢東大次陪者退皇后鈿鈸禮衣乘輿詣寢宮先朝妃嬪大長公主
以下從至北門降輿入大次詣寢殿前西階之西妃嬪公主位於西
司贊位妃嬪東北皆東向皇后再拜在位者皆拜皇后薨西階入室
詣先帝前再拜復詣先后前再拜進者先后服玩退西廂東向立進
食皇帝乃降西階位贊再拜妃嬪皆拜詣大次更衣皇帝還乃出寢
宮北門乘車還太子不從謁則以太常卿行
輅車一馬清道警戒園寢曲蓋纘列仗于太常寺門設次陵南百步
道東西向右設小兵輦器以備汎掃太常卿公服乘車禮郎以下
從至次設卿位於門外之左陵官位卿東南少
奉禮郎位於其西贊引二人居南太常卿以下皆在位皆拜謁
者導卿贊引奉禮官入奉行

之內開元十七年以後無祔葬者二
玄宗崩葬泰陵在京北府奉先縣界四月
泰陵陪葬名氏 贈揚州大都督高力士
肅宗崩葬建陵在京北府醴泉縣界四月
建陵陪葬名氏 尚父汾陽王郭子儀
建陵欲於 植松 勒石 通便陵寢 宜令所司 詩其種 擇
寶曆二年二月六帶奏追尊孝敬皇帝以下 四陵宜停朝拜事 孝敬皇帝
恭陵讓皇帝 惠陵奉天皇帝 齊陵承天皇帝 順陵
前件四陵昔年追尊大號皆是恩制緣情行當時已不合經典
今乃二時朝拜上擬祖宗切以情禮之差猶不及謹按禮記及
歷代禮文并國朝故事皇帝旁親無服又二五代而親屬盡伏以
四陵親非祖宗事無故德緣情權制禮合變更有司因循尚爲常
典況今宗廟之上遷代已遠尊卑降殺朝拜須停勑旨依奏

代宗崩葬元陵在京北府宣平縣界五月二十日崩十月己酉葬 無陪葬
葬代宗時發引帝見輀輬車不當馳道移指丁未之間問其故有
司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自利乎
命改轜直午而行
貞元十四年令有司修葺陵寢以昭陵護宮先因火焚毀故詔百官
詳議議者多云舊宮既被燒盡 營請移就山下或有議請修舊宮者上
意亦不欲移而是役以山上建陵不當馳道 定於是遣左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
完修八陵使一大所司計獻昭陵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
陵一百四十一間元陵三十間唯寢中帷幄床榻一事二十並令
德宗崩葬豐陵在京北府富平縣界正月 無陪葬
順宗崩葬豐陵在京北府富平縣界正月 無陪葬
憲宗崩葬景陵在京北府奉天縣界正月 無陪葬

景陵陪葬名氏　惠昭太子　孝明太后　竇氏懿安太后　郭氏

賢妃王氏

穆宗崩葬光陵在京兆府富平縣　十二月葬

光陵陪葬名氏　敬宗太后　蕭氏　正月葬

敬宗崩葬莊陵在京兆府三原縣　十二月崩次年二月葬

莊陵陪葬名氏　惠懷太子　邠王　氏

文宗崩葬元陵在京兆府富平縣　正月崩　八月葬　無陪葬

武宗崩葬端陵在京兆府三原縣　三月崩　八月葬

端陵陪葬名氏　賢妃王氏

宣宗崩葬正陵在京兆府雲陽縣　八月崩次年二月葬

正陵陪葬名氏　婕妤郗氏

懿宗崩葬簡陵在京兆府富平縣　七月崩次年二月葬　無陪葬

僖宗崩葬靖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　三月崩十二月葬　無陪葬

昭宗崩葬和陵在河南府緱氏縣界

梁太祖崩葬宣陵在洛京伊闕縣　六月五日崩十月一日葬

後唐同光三年六月勑關內諸陵頃因亂離盜穿發多未掩修其下宮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各依例薦饗逐陵各差近陵百姓二十戶放雜徭役以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專差陵戶仍令尚書工部郎中李途京兆少尹完修奉諸陵使

後唐莊宗崩葬雍陵在洛京新安縣　四月崩次年七月葬

明宗崩葬徽陵在洛京洛陽縣　十月崩次年四月葬

帝清泰三年車駕出宰路當徽陵下馬至陵所朝謁

晉高祖崩葬顯陵在洛京壽安縣　十月十三日崩十月十日葬

漢高祖崩葬睿陵在洛京新城縣　閏十月二十七日崩十二月二十一日葬

隱帝崩葬穎陵在許州陽翟縣　閏十月二十一日崩十二月二十日葬

周太祖崩葬嵩陵在鄭州新鄭縣顯德元年正月十七日崩四月十二日葬帝寢疾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吾吾不福汝

世宗顯德元年六月車駕征上黨原回拜嵩陵所哀泣感左右祭奠而退賜奉陵將吏及近郊人金帛有差

世宗崩葬慶陵在鄭州管城縣六月十九日崩十一月一日葬

恭帝崩葬順陵在慶陵之側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

山陵

宋宣祖安陵舊在京城東南隅太祖乾德元年改卜陵寢得地於河南府鞏縣南訾鄉鄧封村二年以宰相范質為改卜安陵使翰林學士竇儀為禮儀使吏部尚書張昭為鹵簿使皇弟開封尹為橋道頓遞使未幾質免以開封尹代充改卜使兼總轄五使事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每面長九十尺南神門至乳臺四十五步乳臺至鵲臺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鵲臺增四尺神牆高九尺五寸周回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角闕有司言改卜陵寢宣祖合有哀冊一文武官各撰挽歌二首吉仗用大駕鹵簿凶仗用大升輿龍輴[illegible]纛香輿銘旌哀冊諡冊寶車方相買道車

白幰駕素車青帷鐵山奧黃白紙帳陵上張千味臺盥衣輿拂壽明
器輿漆畫白虎龜蛇牲各擬五教輿龍魂魄惡事詔曰
特與少府同製山陵又言進玄宮有鐵帳覆棺宮藉以梭攔褥鐵盆
鐵山以竹木益宮祖奠具服總衰紙幣等並望修製從之有司言案儀禮改葬總
明祖思地□之白帛衰刻漏等並望修製從之有司言案儀禮改葬總
注云服總者亦為君也子為父妻為夫也服總者親尸柩不可無
服總三月而除之後葬寺明帝改葬文昭皇太后崔光上言請至尊
皇太子群臣並服總麻既葬而除漢戴德云改葬無祖奠蓋祖奠設
於柩車之前以謂為行始詣之祖爾至改葬在塞已久告遷而已今
請皇帝服總麻皇親及文武臣僚送靈駕者皆
設祖奠陵所行一奠又祭宣相謚冊謚寶在廟
玄宮內贈玉鎮圭劒佩綬冕玉寶並以玳瑁玉藥
親群臣先為孝明皇后制服當服以會葬安陵中玉圭劒佩玉寶等

皆用于闐玉孝明考慧陵內珪玳玉藥玉餘從其奏三月丙戌改命
擴窓真寧士辟居正為園傳使啓故安陵奉安
后梓宮於幄殿癸卯靈駕發引所過州府縣鎮長吏令佐素服出城
奉迎并辟皆哭四月乙卯抵玄宮自發引至是皆廢朝禁京城音樂
乾德四年九月命內人詣華陵薦寒衣遂為定式目是寒食亦往其後
定制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祖宗及后陵先齋三日牲
用少牢一獻皆初安陵奉內服本品冕唐禮具本品冕溝樊韓後寧
奉御書祝版遣陵復上起居表其儀祭日質明禮生引奉禮先升奉
幣次卿詣神位前北面再拜降復位次詣罍洗訖
升詣神坐前北面奠酒訖俛伏興復位禮生贊
復位禮生贊升各位皆再拜訖贊降階佩劒納履
陵奉行皆如儀餘以卿為亞次半退次詣諸
十月皇后三氏崩有司言孝明寢廟當參行故事

將來定謚訖讀哀於太廟然後上謚禮儀使尉蒙奏謚曰白虎通后夫人於何所謚必爲於廟臣子共定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敬之而已又君元和中順宗皇后王氏崩緣是意宗之母禮官遂引殷不誄書契不著其之文又云古者皇后之謚則讀之於廟言受成於祖宗也今誄所以引其德行欲顯其名使不朽也其制則夫典禮之訓有此嚴事受成於祖宗乃知不著其德之意也皇后之謚取天夫之義自君之命也可今請考明皇后謚號俟百官議定制下後行册之前命官告太廟告訖上於靈座從之

開寶九年帝幸西京至華縣親謁安陵奠獻號慟久之左右皆泣下

會要漢儀乘輿謁陵太官上食太常薦樂舞如吉祭國朝謁陵皆輟樂舉哭素服行事故列於凶禮

是年十月太祖崩卜葬以翰林學士杜彥圭爲山陵按行使齊王廷美爲山陵使兼橋道頓迹又有禮儀鹵簿儀仗使皆以侍官爲之次年三月奉册寶告于南郊讀於靈座前四月啓攢宮上與群臣皆服如初喪朝晡臨易常服出宮城發引上親啓奠祖奠出詣明德門外行遣奠之禮讀哀册又詣大升輿前哭盡哀再拜奉辭繹還宮靈駕發至都城外百官奉辭訖凶仗如安陵進增輼輬車及神帛官輿鹵簿三千五百三十九人乙卯葬永昌陵在河南鞏縣附宣祖宋安陵己未神主將至群臣出都城奉迎安於大明殿自啓攢前三日至奉安神主皆廢朝五月己卯祔廟亦廢朝仍禁京城音樂十月崩次年四月葬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以雍王元佑爲山陵使餘四使及發行使副如前制有司言大駕鹵簿三千六百三十六人今用其數憲山塗近隘車騎填委乞加減詔可之按大駕鹵簿長羊皇皇[illegible]日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illegible]五百人作發以送[illegible]朝暮上食四時祭享十月丁酉[illegible]發引次太宗好玩弓劍筆硯琴碁之屬列於仗內

僧道威儀奉引導至各三日服一常服設奉慰置仗中有司言發引畢皇帝當改御喪服上不忍遽還乃止次幄殿還至多出殿門北乘輿流涕前導神主至奉安於含元殿增下群臣就列安置神主由西上閤門出殿元德皇后李氏真宗生母以至道三年十一月祔廟上服鞾袍前導神主由西上閤門出殿元德皇后李氏真宗生母以至道三年十一月祔廟上服鞾袍前導至殯宮拜哭而退十二月追尊先謚於普安禪院咸平元年議改卜園陵二年命使行園陵址議立陵名禮官言周顯德末都省集議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謂之附葬漢呂氏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同塋兆而無名号又康穆宗二后王氏生恭宗蕭氏生文宗並附葬完陵之側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內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

景德二年皇太后李氏崩四月司天監言奉詔集衆官以諸家葬書選定園陵年月今歲甲辰年分未到宜用閏九月二十三日權攢於

壬地其修陵至丙年始吉詔禮官詳定上奏曰伏以宗廟之儀享祀爲大若三年不祭則闕孰甚焉再三詢問日官復有論列安敢以禮官恃士之誠拒馮相保章之說況事繫園陵理務便宜今參詳喪葬之議古有變禮合祔自乎姬旦始墨由乎晉裹書之簡編亦無譏議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既不欲穿壙動土則莫若就司天所擇之地依葬訖三之二之禮居棺以龍輴攢木題湊蒙葬上四注如屋以覆蓋塗之如今墾重如不欲入土則至時發之如此則是用攢禮而存葬名所貴粗合經典便可行慶奉祔神主祭享宗廟宰相請依禮官之議詔可

景德三年八月詔以來春朝拜諸陵凡百費用以官物充瓊修館驛以備行宮從臣百司階撥供御並從省約諸司蕃漆非有勅命州縣不得供給道路不程一里仗衛為名科配趁居表章附遞置以聞

赴行在諸道不得以進奉為名科配趁居表章附遞置以聞

宰臣王旦言行宮止設一殿兩廡須修葺上曰此亦民所至但飾州縣
廨舍廐之百司非日司事悉應不令宣從
九月一日太常禮院言朝陵進止故事合排八陳國溥喜貞觀中太
宗朝獻陵宿設妻笔設同議黃麾仗又古
之記事必書方冊方即今祝版是猪陵
一日陵令以玉冊進御親書近臣奉出陵受之今請酌中造竹冊
四副祝畢焚之又舊設百官位於陵所從祝官及望親并客使分於
神道左右貞觀中並陪列於司馬門內今望準舊儀施行又舊儀詣
寢宮到大次之時設百官位奏請行禮今望令預先入赴寢殿立班
又貞觀由　皇帝至小次素服乘馬檢會今年正月內車駕朝拜
明德攢宮止特服素白之衣當時　皇帝在大祥之內今既服除拜
陵望止服淡黃袍又按貞觀永徽故事朝陵皆先親後尊拜辭訖出
還大次便進發今　準故事先朝永熙陵又儀注每至陵奏請行事
及辭　皇帝皆兩次再拜陪臣官屬亦各兩次再拜今請皇帝於
安陵參辭四度再拜永熙陵各兩度設拜舊儀遂寢殿上食備
太牢之饌珍羞庶品近禮以羊豕代太牢今請備少牢之祭設奠讀
冊畢復詣寢宮上珍羞庶品別行致奠之禮又舊儀前發二日太尉
告太廟今請依禮徧告六室詔特服素白衣行事次序如告太廟餘
悉依所請
十一月詔三陵陪葬皇子皇孫公主之未出閤者及諸王夫人之薨
亡將來朝拜日並令有司隨尊卑各設位於諸陵下宮之東序以致
祭焉
凡陪葬子孫安陵一百二十一墳量設三十位男子女子共祝版
二永昌陵十五墳量設十位祝版一永熙陵八墳量設五位祝版
一
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車駕進發幸鞏縣朝陵二十六日次鞏縣帝以

諸陵寢通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二十八日帝乘馬發行宮至中路頓進蔬膳是夕齋于永安鎮之行宮二十九日夜漏未盡三鼓帝乘馬赴興輦繳至安陵外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之禮次詣永昌陵永熙陵又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冊祝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內臣執事用家人禮頃百官皆陪位又詣元德皇太后陵奠獻又於陵西南設幄殿祭如下宮禮帝每至陵寢望門而哭禮畢徧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明德淑德皇后又至懷皇后陵遂單騎以內臣從巡視陵闕及親奠虞靈王岐王恭孝泰子鄭王安王周王諸墳辰後暫至幄次更衣服詣諸陵奉辭初有司以朝拜無奉辭之禮帝感慕哀切未忍遽去故復徃焉至午而還左右進繖帝以陵闕在望却之庶昭應水許進焉至行宮始御常膳仍遣官祭一品墳皇親諸親家

太中祥符三年詔將來祀汾陰還時朝拜諸陵大略如景德四年之禮

興元年二月真宗崩以宰相為山陵使餘如舊制六月參知政事王曾言奉詔按視山陵定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上方百四十尺宰相等請以前後所降天書置陵中十月己酉葬永定陵自啓攢至祔廟如舊禮

內侍雷允恭為山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本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并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丁謂言之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唯唯而已允恭乃入奏太后曰山陵使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王曾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寖奏之太后大驚乃誅允恭謂貶崖州司戶始丁謂請名陵曰鎮陵及謂貶焉極謂三

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永安縣名也宣祖陵止名安陵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翼祖陵爲靖陵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景祐初滄州觀察使守節言寒食節例遣宗室拜陵而十月令內司實往非所以致恭乃詔宗室正刺史以上一員朝拜罷永定薦納之非禮者

四年減桓子戶安陵永昌永熙各留四戶永定五十戶會聖宮十戶嘉祐八年三月晦仁宗崩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人修奉山陵學士王珪言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天子稱天以誄之近制惟詞臣撰議即降詔令頗違稱天之義欲稽典禮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庶僚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詔從之遂爲定制十月中辰葬永昭陵庚子虞丙午祔初永安縣官月朔朝定陵謁朝三辰韓琦言昭陵未有朝日乃令縣官朔望分朝諸陵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遺詔山陵務從省約所歷郡縣無科率煩民八月癸酉葬永厚陵禮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十月乙酉葬永裕陵

紹聖元年四月太史請徙去永裕陵禁山民墳一千三百餘以便國音帝曰徙墓得無擾乎若無所害則勿令徙果不便國音當給官錢以資葬費

元符三年春正月哲宗崩七月壬寅葬永泰陵

諸陵儀制治平四年　永厚陵置使副使二增墓奉先軍一指揮昭陵東南禁地占民田者優價償之熙寧五年建昭孝院奉　永昭永厚陵以官田給始詔文臣兩省代臣閤門使以上道陵下馳朝謁故事歲遣朝陵官自　宣祖至　眞宗　惠皇后總以太常宗正卿二人分詣太常宗正卿闕以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或大卿監充又闕遣以次官攝　永

定陵輪宗寺及太常禮院官一人春秋朝享因之 檢察陵事以陵臺令陪位若非時忝則遣陞朝官其 永厚陵準永定陵故事應諸陵奉祀牙床什器各以東關庭藏之元豐二年詔增陵園地爲之十有五步以應生火中五十之數禁昭陵東北山口路勿耕鑿中有民田則給其直或易以官地舊以兆域南地十頃有畸貧官貴而監護官循習以爲圭田帝詔曰陵寢重事今守吏不法如此不可不深加懲治其選強敭官劾治以聞初 永厚陵之民巽方築隄以鎮土至是因日官有請乃命爲隄於 永厚陵及濮園之東行鎮土法各於其方以珠寶玉石爲獸瘞之詔朝陵官非嘗任執政事止奠獻薦新其勿進湯特拜應諸陵官物皆籍二年一遣官檢察 陵臺令通治陵事隸太常寺仍專按視陵域或內外林木歲以數申寺其典領官月一出所藏衣冠及應供奉之物以時展閱暴涼六年太常博士何洵直牢俎豆以朱服行禮而朝獻景靈宮純用時王之制陵寢義當一體其朝陵薦羞舞奠獻宮止以常服六陵下宮及會聖宮門各視廟社宮門立戟二十四皆從之復詔朝陵自今各造官太常寺輪長貳餘以宗室選郡防禦使永安陵下宮之南令加舊地十步三尺仍視其制度增修厚陵其永昌 永熙陵亦繕治之陵官輒離陵所以擅去官止法論若宮人朝陵毋以伎樂迎送昭陵下宮 帝后同幄薦獻安陵以合祔及昌熙定陵悉無 諸后神像長至元正清明節 帝后異宮酌獻土食皆不豫饗七年因何洵直之請乃命各設后位遂選官定薦獻供奉式焉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應永安軍祖宗陵寢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西壙可差西京留守及臺官一員日下前去躬親省視如合修奉去處一面措置仍容具奏闔南壙委汝州守臣依此又詔河南府鎮撫使翟興國結本廟義兵保護西宗陵寢

紹興元年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遺誥擇近地權殯俟虜退歸葬園陵棺取周身勿拘舊制以爲它日遷奉之便六月殯于越州會稽縣上亭鄉上許里謚曰昭慈獻烈攢宮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尺明器止用鉛錫道都監巡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以香火院爲奉寧卜歲主澡温州於温州行祔廟之禮

二年知紹興府張守言頃嘗備位政府今叨領藩符伏覩昭慈獻烈皇后攢宮近在本府界望許臣攢宮朝謁從之自是守臣皆從其請三年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當爲獻諸陵禮於行在法惠寺設位行望祭禮從之自此每歲薦獻率循此例

紹興七年正月道君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上舉哀成服命王倫爲奉迎梓宮使六月宰臣張浚等言謚册之禮不行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及依嘉祐八年治平四年虞祭畢而後卒哭而後祔廟仍於小祥前卜日行之異時梓宮至宜遵用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

九年正月太常寺言徽宗及顯肅皇后將及大祥雖未置皇堂若不先建陵名則春秋二仲有妨薦獻請先命宰臣上陵名宰臣秦檜等請上陵名曰永固部蔡攸

是年以金人歸河南地命大宗正士儴兵部侍郎張燾祇謁陵寢二人至西京朝拜陵寢民庶遮道驩迎遂入相城披荆覆棄隨宜葺之而去及還奏宮諸陵下澗水自兵興以來涸竭幾十五年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嘆以爲中興之祥上問諸陵寢如何伯燾不對惟言萬世永可忘此賊上爲之黯然

時方庭實爲三京淮北宣諭使至西京先朝謁陵寢見永昌而下皆遇驚犯泰陵玄宮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流涕爲上言之

由是大忤奉慈
十月禮部言不安軍寺處全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除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陵園內並無擾動亦永安永昌永熙陵神臺墨列頒拆榱桷兼本未敢一面擅行檢詣合就差所委修飾宮奏告行禮詔令河南府委官如法補飾不得少有虧損
十二年四月禮部太常寺言奉徽宗皇后顯肅皇帝梓宮至宜權設龍德宮以俟奉迎見梓宮交百官宜依永安陵改葬并故事從之詔侍從臺諫館閣各條奏陵寢既權宮王部尚書吳將等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暫攢安國寺修奉之例宮詔奉依八月庚寅詔臨平鎮迎奉三梓宮九月癸丑十月庚寅攢在龍德宮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五十畝十三年改陵名曰永祐
朝野雜記徽宗初葬五國城後七年庚人乃以梓宮還行在梓宮將至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迎登舟易總服百官皆如之既至行在寓于龍德別宮以故待漏院為之行在宮南門外之東帝后異殿先是選人楊煒獻書于執政李光以梓宮可還真偽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貽書諫官胡交修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下者斷而視之然後奉安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
承之以榔宮
又曰徽宗梓宮初頓至七寶寺以待至則納榔中不改斂
議靈駕既還當奉安陵寢或疑攢宮禮官赴尚書省集檜意獨上奏言仍攢宮之議補闕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別若亡存本之後圖臣以為宜勿相違名而當示大信於是議者工部尚書吳將等乃言大中大祥之後中不利大葬請用明德皇后故權攢前之議永遠引明德而近指
其後 高宗遺詔亦稱攢也事起權宜故事
又曰永祐之攢攢也事起權宜故事

樞密使念之父母皆葬陵傍置五使遂命右相周益公掩攢宮從所
請也時在相三年薨以母老屢請去位不許及葬之役既命左相留守三日而仲至亦不欲
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判紹興府奉祠而仲至遂右相趙子直亦不欲
歷恭持節道攝宮既葬師禹為總護使而命參知政事余
崇陵將復土子直謝子肅亦不行乃命平原王韓侂胄焉山陵非
皇后攢宮永祐陵攢宮已差官行禮內諸陵權於臨安府法惠寺設
位望祭差南班宗室一員行禮從之
宰相護葬遂為故事
十三年十月禮部太常等言將來郊祀禮畢合奏謝諸陵昭慈聖獻
二十年正月臣僚言陵廟之祭月有薦新永祐諸陵缺而未議望令
有司討論舉行其新物令逐宮預行關報紹興府排辦從之
三十一年淵聖皇帝凶問至以六月舉哀成服七月宰相陳康伯等

率百官詣南郊請謚廟號欽宗其餘並如徽宗典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欽宗之喪舉哀於天章閣南以學士院為
几筵殿遥上陵名曰永獻暨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虜人
許以遷奉且并歸靖康梓宮朝廷難之虜人乃以禮陪葬于鞏
縣云
顯仁皇太后韋氏崩祔于永祐陵攢宮詔兩攢宮禁地內有遷士庶
墳冢屋宇及收買士庶田產山林地段專委守臣同檢察宮陵所攢
置告諭先估定實直倍數支還取人戶收領毋令吏乞覓騷擾
毀中侍御史汪澈言竊惟攢宮之地舊占百步今忝新立四隅回環
不啻二十里居民悉已遷徙至慶忝已毀撤寸土尺木率居於官今
皆為禁地而士庶立墓錯雜其中陰陽寒泉或謂盡宜挑去以肅靜
陵域且有內將外從之人杜門一里之內或謂暫為攢宮不必挑
去是故上貽
聖慮命臣郎親前去看定臣遵奉
睿訓周視四隅

見得士庶墳冢元[illegible]二十八穴除近已[illegible]去一百七十二穴外有七百六十六[illegible]編以攢宣經今三十餘年無有識其非者今二十里之內乃[illegible]挑移始有紛紛之論太史局令守其說皆虛誕浮誣不可取信古[illegible]以史傳及 祖 宗故事明之秦樗里子死葬于渭南章臺之東[illegible]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交戟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墓且以天子之宮密近而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以今觀之一百七十二穴業已挑去而築實之無可柰何而見存七百六十六穴纍纍相望雖山林掩蔽皆在禁地若一旦悉令挑去恐頻泄地氣兼於人情有所未安欲下紹興府專委守臣出榜備坐宮陵制內所載曉諭民間如對界內舊墳有願遷出仰召保聞說經府自陳令巡尉監視聽其遷出如不願者仍舊從之

孝宗乾道六年以起居郎范成大爲祈請使之虜請陵寢地

先時上賜宰臣陳俊卿手札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遣泛使就彼祈請卿以爲如何可密奏來俊卿以爲未可坐罷相知福州乃遣成大行令學士院草國書以陵寢所在欲求河南地爲辭成大將行秘書少監李燾等皆不以爲然國子博士丘宗山輪對論其無益啓侮上不樂曰卿家祖先墳墓爲人占據莫亦須理會否荅云臣但能訴之不能告之上赫怒成大既出疆使還其國書云知約再成畢山河以如舊職音遷至指羣洛以爲言援襄時無用之文實忿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依[illegible]之報二書未歸之旅樞亦當並發於行塗明年遣[illegible]惟[illegible]書略曰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旣難一旦而驟[illegible]則請若未遷之[illegible]祖豈敢[illegible]斯而獨請其後虜人徙葬欽宗於[illegible]而荆[illegible]諜報[illegible]請虜以十萬騎奉遷陵寢以來中外洶洶邊帥咸請增戍後卒無事

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宰相王淮等上陵名曰永思詔攢宮遵遺詔務
從儉約凡修營百費並從內庫及封樁錢物毋侵有司經常之費諸
路監司州軍亦監上下進慰表其餘禮並免勿不得以進奉攢宮爲名
有所貢獻

按行使蕭燧等言相視到大行上皇帝神穴地段係在徽宗皇
帝攢殿雜園之外正西北顯仁皇后攢殿近上正西向南乞差官
覆按施行詔户部侍郎葉翥充覆按使
紹熙五年孝宗崩宰相趙汝愚等上陵名曰永阜詔於永思陵下宮
之西修蓋攢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初六飛駐越　昭慈聖獻皇后上賓
因卜地權殯於會稽上皇村蓋便於修奉也及卜祐陵遂就其
側併舉　顯肅　憲節二后祔焉　顯仁高宗繼從其兆則迫
隘已甚矣　高宗之葬也趙子直時守蜀手疏論會稽攢宮淺
可爲深憂宜復　祖宗山陵之制朝論不從於是自　昭慈
之西連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矣　孝宗將殯子直爲樞
密使建議以攢宮本非永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宮初期尅復神
京奉遷神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寔難且死者無終極國家有
廢興豈宜徒徇虛名以基實禍識者深以爲然時日官荊大聲
已卜地　思陵之傍開深五尺下有泉石（近例神穴深九尺）按行使趙
德老以爲土肉淺薄不可用子直乞改卜意欲以中軍寨爲之
而宰相留仲至以爲不然於是德老與覆按使謝子肅附其說
乃命大聲改卜於新穴之東視新穴纔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
孫從之爲覆按使還言當少寬時日別求吉兆而內廷左右以
上父居喪次內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說乃詔侍從臺諫限三日
集議議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改卜況朝廷禮文何嘗盡
循古制豈必拘七月之期奏劉德修斯言也朱晦翁時在經筵

復上奏論臺史國音之說不可信又言本朝前代高一尺一寸五
劍長闊至六尺一寸五分即與
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朱石邪臣自南來經由嚴
州及富陽縣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說言又言臨安縣乃錢氏
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遂容此必有佳壙可用而臣未之見也切
見近年地里出於江西福建爲尤盛望下兩路帥臣監司疾速
搜訪量給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
或謂晦翁之意似屬蔡元定季通也所謂國音者蓋近世庸妄
之說以五音盡類群姓而謂冢地向背各有其宜以國姓論之
必當用離山坐南向北之地晦翁謂以禮而言則死者北首若
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論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氷土之淺
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
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勢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
推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向北固已
合於國音矣又何吉凶之少而凶之多邪疏入不報其後卒定永
阜殯陵于會稽子直請如故事建陵臺同列又以後喪踰前喪
而止故崇陵亦因之若　成穆　成恭二后則先葬於赤山
慈懿皇后則殯于南山淨慈寺
慶元六年光宗崩丞相謝深甫等上陵名曰永崇
按行使副韓邈黃鑑言判太史局荊大聲等相視得大行太上皇
帝神穴係在永阜陵西求思陵下宮閑地段委是國音王氣聚秀
史部尚書陸峻等言伏覩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
祔是致別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它諸后
葬在山陵之前有神靈既安並不遷祔（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

時名位未正續行追冊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即行追冊改殯所爲攢宮典禮已備與章懿二后事体不同所以更不遷祔切稽前件典禮稔緣喪有前後所當然其於尊意却無隆殺今來太皇太后上仙從葬阜陵依得上件典故從之（後立爲后）成穆孝宗正妃未登位成肅孝宗繼妃登位